

豐順街九號

六四。二十五週年號外

「六四」二十五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六四廿五

時間：6月4日晚上8時

地點：維園足球場

去維園，勿去尖沙嘴

文：黑衛

六四屠城已有25周年了，香港人坐在維園點起燭光也有24年了。今年與往年不同，搞了24年的維園六四集會，現在於尖沙咀也播下了「種子」。分別以黃洋達及黃毓民為首的熱血公民及普羅政治學院打著「本土●民主●反共」的旗幟，脫離維園，將於六四當晚於尖沙嘴文化中心舉行另一個六四晚會。本來讓六四薪火遍佈全港是一件美事，奈何熱血公民及普羅政治學院絕對不能受大家信任：

熱血公民的黃洋達先生及黃毓民先生一直，並於2012年仍高呼「平反六四」，自稱為中國民主運動奮鬥；但到了2013年便因其說六四不必平反，中國民主運動與香港人無關，香港人不應悼念六四事件，甚至侮辱及人身攻擊一些悼念六四的市民。但現在又再次高呼「平反六四」了，搞起六四晚會來了。三年內立場反覆無常，不是以「自省」及「個人政治立場改變」就能解釋到的。三年內立場反覆無常，不是為了爭取更多及更廣層面的支持者而搞政治投機還是甚麼？當本土意識抬頭時便說「香港人不應悼念六四事件」；但希望爭取更大客源時又說大家應記念六四事件。這不是

無恥是甚麼？當然舉辦維園六四集會的支聯會在實情上也好不了多少，但熱血公民及普羅政治學院的這個六四集會實在其心可殊。

本人在此呼籲大家提防政棍騙徒---要悼念六四，縱使你反對支聯會，也應去維園，勿去尖沙嘴。



上youtube 睇詳情啦

純潔的港人與六四

文：華沙

六四？大是大非的問題，必需平反，追究屠城責任！

香港警察濫用警權濫捕示威者？香港警察紀律嚴明，不會如此做的，一定是示威者有問題。

八九民運學生佔領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挑戰一黨專政，是民主鬥士。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違法行為，搞亂經濟，太過偏激！

北京學生挑戰中共政權？值得欣賞，六四先烈的付出我們都不會忘卻！

政治？政治這些事我不太懂的，政治很污糟，而我是很純潔的。

遊行示威？這種如此激進的勾當我不會做的。爭取民主，每年六四晚上前去維園燭光晚會便足夠了。安坐於草坪上，手持蠟燭，跟著台上哭喪著臉

的主持高叫「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唱唱《自由花》，接著在facebook 打卡tag 人，說甚麼「平反六四」和「自由還是會開花」，然後安心等like 便行了。去了六四晚會，我便是站在前線的民主鬥士。遊行示威的人都很激進，不是嗎？在六四晚會爭取民主，既方便又快捷，免費方便又合法，仲洗乜去上街？

還有，胡耀邦是誰，李鵬是誰並不重要，我去了六四晚會，別人以為我知道便行了。反正我也只是閒著沒事做，與朋友出來維園當hea 下。

豐順街九號編輯部出版

還原八九民運的真實一面

文: 左岸

現在很多人在說甚麼八九民運就是一場「反共運動」。這真是筆者聽過最大的謊話。大概是因為八九民運的話語權一直被王丹及吾爾開希等小資學運領袖及搞買辦政治的支聯會壟斷之故吧。在史實的任何一方看來，八九民運都絕非國際社會及那些大中華派人士所稱的「中國學生爭取西方民主的抗爭」，而是中國工人階級爭取真正社會主義的平等及民主的抗爭。

不消筆者多作無謂的解釋，大家google 八九民運天安門集會的照片便一清二楚-----在八九民運被學生及群眾揮動的**不是**別的旗，而是象徵著社會主義理想的紅旗。而被學生及群眾唱得最多的歌？是《國際歌》。據一個當年的清華大學生憶述，在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廣場鎮壓之時，廣場內的學生和群眾仍是萬眾一心的唱著《國際歌》，「這是最後的爭鬥，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爾拉雄納爾（註一）就一定要實現」響徹天安門廣場；

他們高叫著「無產階級萬歲」，為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奮鬥。

事實擺在眼前，八九民運鬥士尋求的不是現在我們說的西方歐美資本主義民主，而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民主；八九民運鬥士反對的不單是自改革開放後日益嚴重的官倒及貪污問題，他們反對的更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八九民運鬥士對抗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中共腐化的斯大林主義官僚。

那這一段歷史為何不斷被當時的學運領袖，支聯會及歐美國家曲解？歐美國家當然是為了鞏固西方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及光環而騎劫八九民運，而其實學運領袖及支聯會壓根兒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者，他們一直希望可藉美帝國主義的影響力向中共施壓，助他們實現「民主中國」理想。王丹等學運領袖及支聯會的小資買辦思想令八九民運的左翼面目一直被掩蓋。

他們身為當年學運領袖不可能不清楚此事，默不作聲便是可恥。

拜托，八九民運不是甚麼民族主義運動，亦不是甚麼支持西方民主的運動，而是當時中國工人階級再革命反抗中共官僚獨裁及資本主義復辟的先聲，社會主義的群眾運動。維園六四晚會可以去，但支聯會的買辦壟斷，不能再忍。八九民運的真相，不應被右翼大中華派學運領袖壟斷話語權。近年內地工人運動愈趨頻密，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希望。讓我們承繼六四英烈的夙願，打倒一黨專政！打倒資本主義！

註一：英特爾拉雄納爾即internationale, 在左翼語意中代表著一個國際主義的左翼工人組織，在此解作「國際共產主義理想」。

廣場染過的紅色 工人的振臂與失落 (節錄)

文: 石七刀

六四鎮壓之後，有不少人將此事件定性為「學運」。其他諸如「八九民運」的說法，重點都側重於學生在八九民運中的角色。在此，我當然認為學生和知識份子在運動中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其實工人在運動中的角色，鮮有被提及。在這裡我會嘗試重塑工人在民運中的角色、反思工人與學運領袖與知識份子的矛盾，以及他們應該發揮的政治主體性。

五月上、中旬運動的疲弱

5月4日，學生領袖周勇軍代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宣佈結束了從4月20日「新華門事件」開始的罷課。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以外，所有大學都復課了。當時湧現不同的學生組織，運動的領導權成為了問題。這時學運份子大概分為三個群體，第一是與政府的對話團，第二是高自聯的成員，例如王超華、周勇軍等，第三就是王丹、吾爾開希等自成一角，具有政治魅力的群體。面對毫不妥協的政府及對學運熱情漸退的學生，王丹、吾爾開希等於是嘗試組織絕食行動。雖然，當時北京高自聯反對絕食，但由於高自聯對運動的控制能力漸弱，未能阻止絕食行動。於是，絕食行動便於5月13日開始。最初，絕食者人數只有300人，包括支持者也只有3000人。

自復課始，運動的發展依舊疲弱。然而，在兩天之內，絕食人數便迅速增加至3000人，支持者有數百萬。這些人到底是為什麼來到天安門，他們又是些什麼人？最明顯的當然就是5月16日至5月26日，從外地來的172000位外地學生。5月20日以後，北京學生愈來愈對運動厭倦，這些外地學生便成為運動主力。除此之外，擔當著推進運動的重要角色的，還有工人。

運動的推進和壯大：工人的角色

5月17日《光明日報》一則新聞是這樣寫的：「與（5月）16日相比，遊行的隊伍中工人和中學生明顯增多。北京一些工廠的工人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幟……」5月18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正式成立，其廣播站立於廣場西邊。他們在5月19日，發表了〈首都工人宣言〉，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接受學生的兩項要求：一，肯定這場運動是愛國運動；二，與學生公開對話，由電視、廣播作現場直播，否則會進行廿四小時的總罷工。雖然在此以前工人已經有參與運動當中，但確立工自聯的成立仍是在五月中旬。自此工人的勢力從之前的零散，慢慢聚集起來。5月20日北京當局發出戒嚴令後，工人組織了「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敢死隊」，保護學生安全，以及組織抵擋軍隊進入。

工自聯更在戒嚴令宣佈的第二天早晨，在首都鋼鐵公司等地，派發傳單號召工人罷工。五月期間，數百個工廠的代表，數以萬計的工人在北京的大街上遊行，全國各地也有類似的行動上演。

運動能夠從5月上旬開始的衰弱，去到絕食後期再次壯大，除了北京學生以外，工人和全國各地的學生和市民的支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雖然，工人開始形成了自己的領導層，卻未能在運動之中成為獨立和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雖然到了絕食期間，運動的領導權並不明確，學運領袖也並不能完全控制廣場的絕食者，至於與北京當局的對話、宣佈停止絕食等工作，依然是由學生控制。那麼，究竟為什麼工人未能在運動中取得領導權？

最直接的原因，是學生排拒工人參與。工人在廣場西邊建立的廣播站，雖然與學生的指揮部距離很近，但是，學生是拒絕工人接近指揮部的。從戒嚴開始，學生把工人限制於廣場的西邊，工人想接近指揮部，都會被學生糾察隊拒絕。這其實就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學生想把運動規範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運動。

學生對知識份子的支持

學生排拒工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人與學運領袖、知識份子，立場並不一致。

在體制內外都有很多知識份子支持資本主義的情況下，不少對現實不滿的學生都認同知識份子們的主張。王丹是流亡海外後，繼續從政的八九民運領袖中最著名的一位。在經濟上，他支持土地私有化。在政治上，他推崇歐美民主。在流亡海外後，他要求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人權外交」，支持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觀念，還認為不應該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這一種以美國政體和政策為民主典範，以私有市場經濟為尊的觀點，實際上就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失落之始：運動參與者的立場割裂

然而，工人因為收入差距擴大、貪污、鐵飯碗不保、物價飛漲而出現的生活問題，卻正正來源於市場經濟的改革。工人同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出發點和立場，都是有矛盾的：工人想通過監督政府、監督國有和集體企業，去制止腐敗和物價飆升，但知識份子和學運領袖，則主張社會產權基礎和政治體制向資本主義的徹底改變。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的主張，與一般勞苦大眾的利益是對立的。